

# 新疆民族地名在民族特色地域文化 风俗惯性交融作用中蕴育天成

◎ 王克之

“地名”是历史的镜子,是人类社会在变化发展过程中所留下的永恒印记。它从一个通常易被人们忽略的侧面,真实地记述着一方一地演进的历程。就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来说,“地名”这种具有独特指代标志的符号,甚至还是昭示一个国家领土主权完整最有力的佐证。

古称西域的新疆自西汉纳入中国版图以来,塞种、匈奴、大月氏、乌孙、柔然、回鹘、突厥等古老部族和左翼(西)蒙古,都曾在此长期角逐,频繁更替,生息于斯。清代以后,汉、哈萨克、锡伯、柯尔克孜、乌孜别克等民族的相继迁入,不仅使这里真正成了民族融合的大摇篮,还共同推动了新疆经济、社会不断向前发展。

新疆现有 53 个民族,其中世居民族有维吾尔、汉、哈萨克、回、柯尔克孜、蒙古、锡伯、满、乌孜别克等 13 个。总人口 2010.35 万(2005 年),其中汉族 795.66 万,少数民族 1214.69 万,分别占总人口的 60.42%、39.58%。各民族的语言、文字、生活习惯纷繁多彩,反映在“地名”上,大体可分“草原文化”和“农耕文明”两大类,其主要特点一是时代特色鲜明,不论那个语种的地名从产生到流传至今,都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其次是语种丰富,除汉语地名外,凡是在西域生息繁衍时间较长的民族,几乎都留有“地名”这一印记,各民族语种地名的形成,都同他们扎根新疆繁衍生息及各自所处的生产、生活环境密切相关;三是在民族融合的大背景下,各语种地名的交叉融合现象屡见不鲜。透过本文对汉、突厥、蒙古、维吾尔、哈萨克、锡伯、柯尔克孜等七个地名语种的追根溯源,便能清晰地看出新疆多民族聚居大格局形成的脉络,这对帮助人们正确认识新疆历史,深入开展意识形态领域反对民族分裂、维护社会稳定的教育,进而自觉维护祖国统一,增强多民族聚

居的团结意识,共谋发展,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 汉语地名

汉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主体,新疆早在汉代就同中原有了血肉联系,作为历史印记的“地名”,自然会有大量留存。在我国古代史籍中,早就出现了大量西域汉语地名,如春秋战国至汉有轮台(汉轮台又作仑头,轮台国都,故址在今轮台县城东南 21 公里;唐轮台在天山之北,即今乌拉泊古城)、楼兰、皮山、高昌(在今吐鲁番市东南 46 公里处)、赤谷(今吉尔吉斯斯坦伊塞克湖东南)、眩雷(有学者认为在今昭苏)等,隋唐时期有碎叶(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附近,大诗人李白出生地)、北庭都护府(今吉木萨尔城北)、安西都护府(治所交河城,在今吐鲁番城西)、弓月城(今伊宁县城西郊)、西州(即汉代高昌故地)、庭州(今吉木萨尔)、天山县(今托克逊)等,还有人们耳熟能详的铁门关、火焰山等。清初平定准噶尔叛乱设立“总统伊犁等处将军”(通称伊犁将军)后,大批满、汉官兵及回族移民相继来疆,足迹踏遍天山南北;1949 年新疆和平解放后,一批批解放军将士、汉族干部、复转军人、支边青壮年和其他志愿者,纷纷前来建设边疆、保卫边疆,奉献青春,由此涌现的汉语地名,更是数不胜数,如石河子、米泉、阜康、奇台、沙湾、伊宁、巩留、新源、富蕴、裕民、福海、新和、民丰、五家渠、北屯等。这都充分说明,新疆作为祖国领土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自古就在汉语“地名文化”上留有深刻印记。

除汉语地名外,通过本文对几个主体民族迁徙历史的追溯及其地名演变脉络的梳理,便能清晰地看出新疆多民族聚居大格局形成的全貌。

## 突厥语地名

继塞种、匈奴、月氏、乌孙等古老部族之后,长期活跃在天山南北的就是突厥。曾在古西域显赫一时的突厥作为族种虽已消亡,但在“地名”这块历史大镜面上仍可找到不少踪迹。

突厥是中国古代活跃在北方的著名强部之一,早期游牧于金山(阿尔泰山)以南。西魏大统十二年(546 年),高车王比适率众东征柔然,突厥部首阿史那土门乘机突袭,重挫其部,继而西征灭了高车王国,废帝元年(552 年),又大败柔然于蒙古高原,迫使其可汗自杀。返回故地后,创建突厥汗国,设牙帐于北庭(今吉木萨尔县城北),自称伊利可汗。于是置官吏、制法典,称雄西域。

越二年,土门之弟阿史那俟斤继位,号木杆可汗。又出兵尽占柔然旧地,将牙帐迁至郁督军山(今蒙古国杭爱山东段)。继而东征奚、契丹,北伐黠戛斯、九姓铁勒诸国,灭吠哒、败波斯,汗国进入鼎盛时期,其疆域东起辽东,西止里海,南抵长城和阿姆河以南,北过贝加尔湖,丝绸古道沿线尽为所制。隋开皇三年(583),木杆可汗为便于统治,将汗国一分为二。后因东部大可汗沙钵略与西部小可汗达头长期争斗不休,互不相让,导致国家分裂,今天山南北、伊犁河流域及中亚广阔地区皆成西突厥汗国属地。唐高宗永徽二年(651 年),阿史那贺鲁夺得西突厥汗位,建小于伊犁的金牙山(即今伊宁县城西郊弓月城遗址)。显庆三年(658 年),唐灭西突厥汗国,结束了它统治西域一百余年的历史,唐天宝四年(745 年),“突厥”其名绝于中国史册。

曾在古西域历史长河中声名藉盛的突厥人,留下了阿尔泰语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突厥语族这一丰富文化遗产。现代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乌孜别克等族用语,均属这一语族。就“地名”而

言,突厥语地名虽因种种原因大多演变为被蒙古、维吾尔、哈萨克等语的共用名称,单独留存的寥若晨星,但在天山南北,不仅仍可找到不少踪迹,其演变趋势也最能体现各民族在文化上的相互交融。如阿勒泰(山)意为“金”,昭苏的木扎尔特(翻越冰川之道)、夏特(阶梯,今作维吾尔语)、洪纳海(驿站)、莫乎尔(台地,蒙古语亦同)、巩乃斯(向阳坡)、库车(胡同的音译)、托克逊(九十,今作维吾尔语)、呼图壁(寻求幸福,蒙古语义为吉祥)、疏勒(水)、叶城(土地宽广、崖上之城,清代叶尔羌简称)、岳普湖(由突厥“亚巴库”部落演变而来)等。

## 蒙古语地名

蒙古人节制新疆的悠久历史,是蒙古语地名源远流长、分布极广的根本原因。

9世纪末,来自蒙古高原的西迁回鹘创建喀喇汗王朝,后皈依伊斯兰教并一度统治西域。1219年成吉思汗亲率数十万铁骑会师伊犁河谷后出发西征,横扫欧亚大陆,缔造了庞大的蒙古汗国。1226年成吉思汗分封诸子,二太子察合台在其封地天山南北、伊犁河流域及中亚广大地区,建立察合台汗国。各封疆汗国虽然名义上拥戴元朝为宗主国,但最终都走上了独立发展道路,并同当地民族融为一体。14世纪中叶,察合台汗国因内部长期纷争一分为二。元顺帝至正八年(1348年),秃黑鲁帖木儿(察合台五世孙)执政东察合台汗国后强制推行伊斯兰教,蒙古人逐渐“突厥化”,大多成为穆斯林。1363年秃黑鲁帖木儿去世,东察合台汗国开始内乱。明洪武十六年(1383年),秃黑鲁帖木儿幼子黑的火儿者被拥立为东察合台汗。1388年黑的火儿者征服吐鲁番及高昌古城,并在此两地强行推崇伊斯兰教,长期盛行于这里的佛教迅速衰败,天山南北一度成为伊斯兰教文化政治区。1514年,由察合台后裔萨亦德在南疆绿洲建立的叶尔羌汗国亡于准噶尔蒙古,共存166年东察合台汗国之名遂绝于史册。

在东察合台汗国长期内乱之际,另一支清史称作“卫拉特”(明史称“瓦剌”)的蒙古部落联盟(由准噶尔、和硕特、土尔扈特、杜尔伯特、辉特等部组成,亦称厄鲁特、西蒙古、国外称之为卡

尔梅克)崛起。16世纪下半叶,卫拉特进驻鄂毕河、额尔齐斯河一带,继而南下占领天山以北及伊犁河流域,并将建于伊犁的金顶寺定为“会盟之地”。17世纪初,卫拉特的统治权落入准噶尔(左翼)部,创建“准噶尔汗国”,从此称雄天山南北。清康熙十九年(1680年),继为汗主的噶尔丹攻灭叶尔羌汗国后,自持兵强马壮,一度兵逼长城,想同清王朝分庭抗礼。乾隆二十年(1755年),清军在昭苏格登山生擒部首达瓦齐,次年又平定背信叛离的余部阿睦尔撒拉,长期困扰清王朝的准噶尔叛乱终于平息,为包括察合台后裔的蒙古人统治西域长达530余年的历史划上了句号。

明末,“瓦剌”蒙古土尔扈特部为寻找新的生存环境,大部离开新疆塔尔巴哈台故土,经哈萨克草原渡乌拉尔河,来到当时尚未被沙俄占领的伏尔加河下游、里海之滨。他们在这人烟稀少的大草原开拓家园,劳动生息,建立了土尔扈特汗国,其后一百多年,土尔扈特人始终与清王朝保持着良好关系。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渥巴锡汗承袭汗位时,伏尔加河流域早被沙俄兼并。沙俄趁他年幼,将土尔扈特部的权力机构王公会议(扎尔图)隶属于俄国外交部控制,强迫土尔扈特人信仰东正教,并派特使直接管辖和强征民众入伍,为其不断扩张充当炮灰,土尔扈特人生存条件受到严重威胁。1768年,渥巴锡为麻痹沙俄当局,亲率2万士兵赴高加索参加俄土之战。次年从战场一返回,他便与伯克多尔济计议返回中国。不久秘密召集六首领会议,通过东迁计划及誓言。三十六年(1771年)正月,渥巴锡率伏尔加河南岸土尔扈特部3.3万余户、16.9万人,赶着畜群自伏尔加河下游起程归国(北岸的1.4万户土尔扈特人因来不及会合,未能成行,后成为俄国卡尔梅克人)。土尔扈特部沿途频遭俄国军队围追堵截,加之长途跋涉,疾病饥饿,人员伤亡很大,翌年六月回到伊犁时仅剩15793户、66073人。经乾隆皇帝反复斟酌,最后将其分为东西南北四路,设四盟,分别安置在今和布克赛尔、济尔噶朗(今乌苏县)、科布多(今属蒙古国)、博乐和巴音布鲁克大草原(今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和静、和硕等县)。

悠悠岁月,世事纷繁。在准噶尔蒙

古统治新疆的116年间及土尔扈特蒙古东归后,蒙古人在新疆大地,留下了遍布天山南北的本民族的大量地名,见证着这段传奇历史。新疆的蒙古语地名除大量留存在曾为准噶尔汗国的军事、政治、宗教中心的伊犁外,就是东归的土尔扈特部安置地,它们基本上都是得名于地理环境、人文历史或动植物。今存主要的蒙古地名有:乌鲁木齐(优美的牧场)、伊犁(光明显达,形容河水在太阳照耀下碧波粼粼)、伊吾(吐葫芦,图古力克之音变)、巴里坤(虎爪,因湖而名)、昌吉(场圃,仰吉之音转)、吉木萨尔(沙砾河滩)、呼图壁(吉祥)、精河(清凉,因河而名,同晶)、奎屯(极冷、寒冷)、特克斯(平原旷野溪流纵横)、尼勒克(新生的或充满生机之地)、塔城(旱獭,因塔尔巴哈台山而名)、乌苏(黑水,库尔喀喇乌苏从简而名)、托里(镜子)、和布克赛尔(和布克“梅花鹿”河与赛尔“山形似马背”山组合而名)、青河(清澈美丽,青格里河名从简)、乌伦古(杂草丛生)湖、布尔津(放牧公驼者,因河而名)、哈巴河(因河而名,指河床坡度大、多跌水)、和静(和取意和硕特部落安静)、和硕(卫拉特蒙古部落名)、博湖(屹立,因博斯腾湖中三山屹立)、策勒(美丽、漂亮,指其绿洲星罗棋布,美似蒙古人的花碗)、那拉提(日照临)、喀纳斯(美丽而神秘)、孟克特(长流水)、吉尔格朗(安适之所,指环境优美)、阿尔斯郎(狮子)、乌拉斯台(杨树沟)、博尔博松(青柳沟)等。

## 维吾尔语地名

历史悠久的维吾尔族,据从含有丁零、匈奴、乌揭等远古人种的血统分析,其族源可追溯至2300年前。隋末唐初,九姓乌护(亦作九姓乌斯)和十姓回纥(曾译作袁纥)联合组成回纥族,成为东起蒙古高原,西至东罗马帝国的北方铁勒强部。唐天宝三年(744年),回纥首领骨力裴罗攻杀拔悉密颉跌伊施可汗,征服葛逻禄部,创建回纥汗国,自号骨咄禄毗伽阙可汗(意为聪明有福之王),建牙于郁督军山(今蒙古国杭爱山东段),玄宗封他为怀仁可汗,成为大唐属国。“安史之乱”期间,回纥助唐平叛有功,肃宗将亲生女宁国公主赐嫁骨力裴罗之子葛勒可汗磨延礿为妻,从此回纥称唐王朝为“舅舅”,确立了“甥舅关系”。



宪宗元和四年(809年),第十代国君保义可汗遣使恳请,唐王同意改族名为“回鹘”。

晚唐时期,回鹘汗国因连年天灾人祸,国势大衰。文宗开成五年(840年),王都被黠戛斯(今柯尔克孜)攻破,其部四处奔逃。其中逃往南方的回鹘人由唐室安置在淮南北融入汉族;东逃的回鹘人大多融入契丹;被黠戛斯俘虏的回鹘人则被同化;惟有往西奔逃的回鹘人历尽沧桑,得以保留繁衍,先后建立了甘州(今甘肃张掖一带)回鹘国、西州(今吐鲁番盆地)回鹘国、龟兹回鹘国。10世纪初,庞特勤率一支回鹘人西奔楚河地区后臣服葛逻禄,后与其他回鹘部联合,建立起松散的多民族部落联合体喀喇汗王朝(回鹘在中亚及今新疆喀什、和田地区建立的伊斯兰王朝,亦称“黑汗王朝”)。大约自1041年起,黑汗王朝一分为二,东部由大汗直接统治,首府设在巴拉沙衮(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东),西支首府初设于怛逻斯(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942年,西部始祖萨图克·布格拉汗成功夺回八拉沙衮,王朝遂趋统一,中亚腹地的喀什噶尔开始走向繁荣。

北宋天圣六年(1028年),甘州回鹘国为西夏李元昊所灭,一部分退居沙州(今敦煌)以南,柴达木盆地以北,西至罗泊、若羌一带,留居原地并保持本民族特点的少量黄头回鹘,解放后定名“裕固”(主要分布在今甘肃省肃南裕固族自治县,人口约1万)。龟兹回鹘(也是黄头回鹘)大部融入藏族,小部融入蒙古。西州回鹘及喀喇汗王朝,则同塔里木盆地的于阗、疏勒、龟兹等古国土著民、汉唐以来西迁的汉族、散居天山西北及中亚草原的突厥、突骑施、契丹等部族融合,人口渐众。其中西州回鹘因早年归顺蒙古,国境得以保留。

来自漠北草原的回鹘人最初信仰萨满教,8世纪中叶摩尼教成为国教,但在西迁后几十年间也有人接受佛教和祆教(即拜火教)。喀喇汗王朝西回鹘国迁都喀什噶尔后,当地仍是传统佛教与祆教并存。10世纪中后叶,中亚萨曼王朝(874~999年)萨曼尼王子避难逃到喀什噶尔后,劝导喀喇汗王朝的萨图克·布格拉汗秘密接受伊斯兰教,标志着伊斯兰教开始传入新疆。布格拉汗在位的40年间,对境内回鹘民族与其他部族中

不信伊斯兰教者四处征讨,但直到12世纪末,才逐渐渗透到和阗、阿克苏、库车等地。1132年后,喀喇汗王朝东、西两部均被耶律大石创建的西辽所灭。14世纪中叶,西州回鹘人也在第三代东察合台汗国黑的火儿者汗胁迫下,改信仰佛教为伊斯兰教,于是逐渐形成了特色鲜明、全民信仰伊斯兰教的新疆现代维吾尔族。

早在喀喇汗王朝和西辽统治时期,伊犁河流域虽然也有西迁来的回鹘人,但他们并不信仰伊斯兰教。17至18世纪,准噶尔部首噶尔丹、策妄阿拉布坦和噶尔丹策凌先后率部南征塔里木盆地,胁迫被征服的叶尔羌汗国贵族及其家奴,来伊犁为其种地献粮,这些以“塔兰奇”(维吾尔语意为归顺者、臣属者,蒙古语即种田人)自称的维吾尔,就是最早定居伊犁的现代维吾尔族。清王朝平定准噶尔贵族叛乱后,又陆续从南疆、吐鲁番等地调遣六千余户维吾尔(清史称回子、缠回)农民来伊犁屯田。他们在此艰苦创业,世代相传,最终发展成了伊犁的主体民族之一。

以务农经商为主的维吾尔族在他们的生息繁衍之处留下的“地名”印记,同样得名于人文历史、地理环境或动植物等。见于今南疆和东疆的维吾尔语地名,印证了古代“回鹘”人西迁的历史。如喀什(各色砖房、玉石之城,喀什噶尔简称,由突厥、波斯语等融演而成)哈密(维吾尔称库木尔,意为多沙或沙滩);鄯善(马兰草,又称皮羌、必残、辟展,系维吾尔语皮羌的同名异译)、库尔勒(眺望)、阿克苏(清水、白水)、沙雅(沙雅尔之音转,沙为部落长,雅尔意为轳轳,即首领体恤部下)、拜城(源于清初的巴依、赛里木两城,意为富庶之地)、温宿(昔称阿克苏阔纳协海尔,即阿克苏旧城)、乌什(因乌赤山而名,意即突出);柯坪(洪水,柯尔品、柯尔坪从简而名)、阿瓦提(繁荣、昌盛)、叶城(维吾尔称喀格勒克,意为地多林木,群鸦构筑)、泽普(泽普勒善河从简)、巴楚(地饶水草多,巴尔楚克简称)、伽师(维吾尔称排孜阿瓦提,意为天赐昌盛)、疏勒(喀什新城,昔称喀什噶尔英纳协海尔)疏附(喀什老城,昔称喀什噶尔阔纳协海尔;又名托克扎克,意即能吃饱肚子)、英吉沙(英吉沙尔之简,意即新

城)、塔什库尔干(石头城)、于田(飘移不定,维吾尔称克里雅,因河而名,县城木尕拉意即田鼠)、策勒(元代屹然六城之一的齐尔拉与维吾尔语“其兰”其名相似,意即红枣)、洛浦(肩胛骨,源自多乐普)、墨玉(因喀拉喀什河而名,意即黑色玉石)、克拉玛依(黑油)。

伊犁早期的维吾尔人都是清政府为屯垦遣调而来,这类地名则带有鲜明的“回屯”特色:如吉里于孜(因首任屯田百户长吉里力而名)、吐鲁番于孜(来自吐鲁番的百户屯民聚居地)等,寄托着对故人、故地的深切怀念;其他如英塔木(新村)、博斯坦(绿洲)、阔洪奇(种瓜人住地)、唐努尔(曙光初照)、玉其温(三个十户)、托提温(四个十户)、托什干勒克(多兔地)、喀拉巴格(密林之园)等,都是这段历史的折射。

## 哈萨克语地名

以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诸多部落为主体、融合部分蒙古部落于14世纪中叶形成的哈萨克族,其血统以隋唐时期突厥可萨国的后裔钦察人为主,乌孙、克烈、乃蛮、汪古、突骑施、契丹、回鹘、葛逻禄等部兼而有之,早期活动于额尔齐斯河至伏尔加河的广大地区。15世纪中叶,成吉思汗长子术赤后裔创建的白帐汗国末代汗主巴拉克之子加尼别克、克烈依兄弟俩,率领大批自称“哈萨克”的部众东迁至楚河、塔拉斯河一带,建立哈萨克汗国,继而向西推进,占据锡尔河及其以北地区。哈斯木汗(加尼别克汗之子)在位期间,又将疆域向西北扩展,完全统一了哈萨克诸部,经济发展,社会安定,国力渐强,汗国进入鼎盛时期。

17世纪前期,准噶尔部崛起,称雄天山南北,不断受其侵扰的哈萨克汗国穷于应付,战事频发,国势渐衰。地方割据势力抬头,逐渐形成血缘各异三个“玉兹”,他们各有领地和相对独立内政、外交机构,互不统属,但又保持着松散汗国形式。其中地域最广、势力最强的大玉兹,领地在伊犁河与锡尔河流域之间,中玉兹在锡尔河流域以北、即今哈萨克斯坦中部靠北一带,小玉兹在今乌拉尔河流域至伏尔加河下游地区。

18世纪中叶,沙俄频频侵略哈萨克汗国疆土,先后占领了三个玉兹的北部

和小玉兹西部,并在其占领地域划定禁牧区。失去生计的哈萨克人被迫外迁,寻找新的游牧地。清乾隆二十年(1755年)平定准噶尔叛乱后,部分大、中玉兹的哈萨克牧民见新疆北部地旷人稀,越界进入伊犁、塔城等地游牧,清政府从西陲初定考虑,最初采取驱赶政策。中玉兹阿布赉汗便遣使远征伊犁的定北将军班弟,表示诚心归附清朝;次年又派使者去承德避暑山庄进献骏马,晋謁乾隆皇帝。沙俄得知后,曾威逼利诱兼施,要他脱离清朝,归附俄国,都被严正拒绝。随后,大、小玉兹也遣使北京晋謁乾隆皇帝,表明愿意归附清朝,恳请以臣民之礼待之。乾隆皇帝深表同情,遂于三十一年(1766年)春开放边禁,准其在塔城的空旷处游牧。同年8月,又恩准哈萨克族到伊犁放牧。三十五年(1770年)以后,大批中玉兹哈萨克陆续迁往阿勒泰、伊犁、塔城、阿勒泰、吉木萨尔、木垒、巴里坤等地,并有少量迁往青海格尔木和甘肃阿克塞。新疆的哈萨克人口于是大增,生产规模也超过了原住民西蒙古,基本上形成了现代中国哈萨克族的聚居格局。

以牧为主的哈萨克族,有自己的语言、文字,与畜牧业相关的词汇尤为丰富,这在“地名文化”上都有充分反映。在新疆山青水秀的辽阔草原,哈萨克族留下了大多见于自然地理实体的大量地名。如可克达拉(绿色原野)、唐布拉(巨石酷似印章)、肖尔布拉克(碱泉)、阿克吐尤克(白色的绝境)、乔勒潘(亮星)、库舍木契克(两山相对,形同双乳)、恰特尔塔勒(柳树密如帐篷支架)、托普铁热克(杨树林,吉木乃县城的哈萨克名称)、巴尔鲁克(丰饶、富足、无所不有)山、阿尔尔森(启蒙)、塔勒德(多柳地)、喀拉亚尔奇(榆树沟)、喀英迪(桦树沟)、蒙玛拉勒(千头母鹿,可引伸为野生动物的乐园)、木斯(铜沟)、铁木里克(产铁之地)、拜什墩(五个大土丘)、叶克阿恰(两溪交叉处)、喀班巴依乔克(纪念哈萨克民族英雄喀班巴依的险峻山峰)等。

### 锡伯语地名

早在汉代就活动在大兴安岭以北的锡伯族,也是一个历史悠久、早期靠游牧狩猎为业的民族,其始祖是拓跋鲜卑。明万历年间,部分锡伯部落贵族偕

于努尔哈赤的威力,率部归顺满洲。明末清初,锡伯军民同科尔沁蒙古一起被清政府收编,成为蒙古八旗的一部分。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锡伯、达斡尔等族摆脱科尔沁蒙古王公的控制,加入满洲籍,正式编入外八旗。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清政府从东北盛京(沈阳)、开原、辽阳等15城抽调锡伯族官兵1020名、注册家属3275名,前来新疆加强防务。阴历四月十八日他们从盛京出发,以坚毅不拔的顽强意志,经蒙古高原、阿勒泰、渡额尔齐斯河、越巴尔鲁克山(塔城裕民县南)、沿博尔塔拉、果子沟,历时15个月,于次年七月廿日抵达伊犁。加上途中出生的婴儿和出发时自愿随军西迁的官兵亲属,实际到达5050人。伊犁将军把他们编为锡伯营,安置在伊犁河南岸屯垦戍边。嘉庆、道光年间为加强霍尔果斯河东西两岸的防务,又两次从察布查尔锡伯营共抽调军民260户、1279人前去补充索伦营,从此奠定了新疆锡伯族主要聚居在察布查尔县和霍城县伊车嘎善乡的基本格局。

具有爱国主义光荣传统,西迁屯垦戍边新疆已有247年的锡伯族人民,生活方式也从过去依靠游牧狩猎为生,改变为以农为主、农牧工副结合。他们用勤劳和智慧在其生息繁衍之地,留下了大量锡伯语地名见证后世,也为新疆“地名大家族”增添了一个独特的新成员,其得名规律也是源于人文历史、自然环境等。如图伯特(锡伯营著名总管,渠首名)、乌合尔达(总管的农田)、格热木(驿站)、伊车嘎善(新村)、察布查尔(粮仓)、爱新舍里(金泉)、沙颜哈达(白色山峰)、牛念布占(绿林)、裴新布占(密林)、塔尔浑(好汉)、纳尔浑(细小)、柯克特辛(坎坷)、绰阔托博(鸡庄)、尔海布占(乌鸦林)、特门布占(骆驼林)、沃尔禾木(雪鸡)、布尔哈舍里(柳树泉)、古里格茂(杏林)、多索尔胡(茂草滩)以及今已演变成独乡、村地名的乌珠、寨、依拉齐、堆齐、孙扎齐、宁古齐、纳达齐、扎库齐八个牛录(满语谓之“箭”,努尔哈赤曾按300人为一箭,清代八旗的基本社会组织形式)等。

### 柯尔克孜语地名

柯尔克孜是我国北方古老的游牧民族,历史上曾有鬲昆、坚昆(汉)、黠戛

斯(唐)、辖戛斯(宋)、吉儿吉思(元明)、布鲁特(清)等称谓。公元前3世纪,他们游牧于叶尼塞河地区,隶属匈奴,后相继为鲜卑、柔然、突厥、回纥属部。唐初属薛延陀(铁勒族的大部落)汗国,贞观二十年(646年),唐王朝联合回纥等部灭薛延陀汗国。二十二年(648年)黠戛斯内附,其地设坚昆都督府,正式纳入大唐版图。文宗开成五年(840年),击溃回鹘建立黠戛斯汗国。10—18世纪中叶,先后处于喀喇汗王朝、辽、西辽、察合台汗国及其后王统治。汉、乌孙联合大败匈奴时,参加联军的部分坚昆人不愿继续向西追击匈奴,也不思东归故土,便留在帕米尔,成为最早定居今新疆的“南坚昆”人,唐代击败回鹘汗国后,部分黠戛斯作为追兵尾随其后,又到帕米尔一带游牧,元明时受西辽西迁和13世纪蒙古西征的影响,世居叶尼塞河流域乞儿吉思诸部再次迁往天山地区。明末臣属准噶尔,清初平定准噶尔后,部分布鲁特返回七河流域。在长期的迁徙过程中,柯尔克孜融入了其他部落成分,最终发展成为今新疆的主体民族之一。

帕米尔高原曾多次遭到英、俄等帝国主义入侵,居住在这里的柯尔克孜同胞面对强敌,始终不屈不挠,顽强斗争,为捍卫祖国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作出了巨大牺牲,不愧是祖国西大门的坚强卫士。柯尔克孜分布在帕米尔高原和天山南麓,主要聚居地是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占总人口的77%),其余分布在乌什、阿克苏、莎东、英吉沙、塔什库尔干和额敏、伊犁河谷的特克斯、昭苏等地,远在黑龙江省富裕县也有少量柯尔克孜人。柯尔克孜族主要从事畜牧业,生活在平原区的也经营农业。语言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农区居民大多通用或兼用维吾尔语,特克斯河谷的大多兼通哈萨克语,额敏一带的兼通哈萨克语和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地名同样源得名于生产、生活环境,如阿图什(山口处两村相对,亦作阿喇图什)、乌恰(大山沟分岔口,乌鲁克恰提简称)、阿合奇(白芨芨草)、阔克铁热克(绿色杨树沟)、玛热勒塔斯(鹿状乱石丘)、莫因台(勃子沟)、齐巴尔塔勒(灌木林)等。